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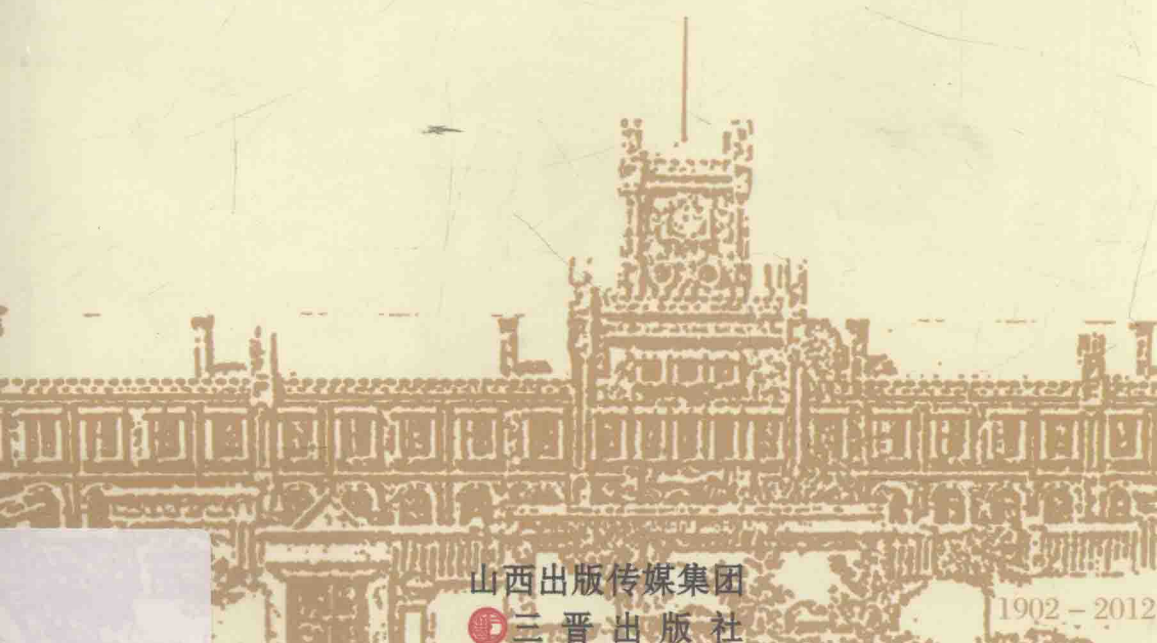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

上古汉语元音音位研究

——兼论《切韵》的元音音位系统

SHANGGU HANYU
YUANYIN YINWEI YANJIU

王为民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1902 - 2012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

上古汉语元音音位研究

——兼论《切韵》的元音音位系统

SHANGGU HANYU
YUANYING YINWEI YANJIU

王为民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上古汉语元音音位研究——兼论《切韵》的元音
音位系统 / 王为民著.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457-0521-8

I. ①上… II. ①王… III. ①汉语—上古音—元
音—音位—研究 IV. ①H1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3487号

上古汉语元音音位研究——兼论 《切韵》的元音音位系统

著 者: 王为民

责任编辑: 李永明

助理编辑: 任俊芳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0351-4922203 (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嘉祥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521-8

定 价: 4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 学术文库》序言

2012 年 5 月 8 日,山西大学将迎来 110 年校庆。为了隆重纪念母校 110 年华诞,系统展现近年来山西大学创造的优秀学术成果,我们决定出版这套《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

山西大学诞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时代,在“西学东渐,革故鼎新”中应运而生,开创了近代山西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先河。百年沧桑,历史巨变,山西大学始终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学术实践,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办学业绩。百年校庆以来,学校顺应高等教育发展潮流,以科学的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创新,实现了新的跨越和腾飞,逐步成长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科研实力雄厚的具有地方示范作用的研究型大学,谱写了兴学育人的崭新篇章,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大学因学术而兴,因文化而繁荣。山西大学素有“中西会通”的文化传统,始终流淌着“求真至善”的学术血脉。不论是草创之初的中西两斋,还是新时期的多学科并行交融,无不展现着山大人特有的文化风格和学术气派。今天,我们出版这套丛书,正是传承山大百年文脉,弘扬不朽学术精神的身体力行之举。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的编撰由科技处、社科处组织,将我校近 10 年来的优秀科研成果辑以成书,予以出版。我们相信,《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对于继承与发扬山西大学学术精神,对于深化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对于促进山西高校的学术繁荣,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谨以此丛书献给历经岁月沧桑,培育桃李芬芳的山大母校,祝愿母校在

新的征程中继往开来,永续鸿猷。

郭贵春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天道酬勤

——序王为民《上古汉语元音音位研究

——兼论〈切韵〉的元音音位系统》

鲁国尧

读毕王为民的《上古汉语元音音位研究——兼论〈切韵〉的元音音位系统》，一句成语脱口而出，即“天道酬勤”。

这本《上古汉语元音音位研究——兼论〈切韵〉的元音音位系统》的蓝本是其同名的博士论文。众所周知，写出一篇博士论文，绝非一蹴而就。多数博士论文都要花一年以上的的时间，以“殚精竭虑”四字形容不为过。

王为民毕业已经五年了，这五年内他继续读书、思考，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终于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前进一大步，写成了这部著作。可以说，这本书是他“一年以上+五年”的心血结晶。只要看看它的三百二十条脚注，就可感觉到，他读了多少书，多少文啊，如若没有“勤”字，岂能成就这本专著？

读毕这本《上古汉语元音音位研究——兼论〈切韵〉的元音音位系统》，我以“成一家言”四字许之。我以为这是一本成功的著作，是有相当质量的专著。此书以四分之一的篇幅叙述自己的汉语中古音的元音体系，这是“序幕”，然后端出自己的上古音的元音体系，系统而全面，层层深入，不枝不蔓。更重要的是，无论陈述与叙理，都堪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正因为这本书的“故”和“理”既允当且充足，所以谓之上古音学说的一家之言。

这本书的成功之处还在牖陈己见与学术争鸣并重，而且能做到熔于一炉，值得赞许，我特在此揭出这一优点。我生发开去，多谈几句。近时读了两本研究乾嘉大师王念孙及其名著《广雅疏证》的书，功力深厚，诚堪叹服。然而也不无瑕处，看看版权页，可证是近年的新著，但是读毕该书的内容，说它是上个世纪的出版物也无不可。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感觉？因为王念孙及其所著诸



书,在生前身后,一直享有不衰的盛誉,连持敌对立场的人都不得不认可,甚至赞颂。我印象最深的是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引用了反对“汉学”最力的桐城派健将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中的几句话:“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汉、唐以来,未有其比。”如此的崇敬!也可见方东树的人格非等闲之辈可以比拟。王念孙是中国语言学史和校勘学史上的珠峰人物,其著作是中国语言学史和校勘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二百年来从无异辞。可是“风云突变”,2001年12月美国梅祖麟教授发表演说猛烈抨击《广雅疏证》,且对王念孙语涉嘲讽,随后又全文刊载于《中国语言学报》(美国加州)。按理,在2001年后的关于王念孙及其著作的专书,应该对梅祖麟的抨击至少要有所涉及,可以表示赞同,也可以表示否定,然而这两部近著却没有丝毫的迹象,因此说它是几十年前的书,也无不可,这就叫做缺乏“时代感”或“时代精神”,当今中国语言学的论著欠缺时代精神,该是一“疵”吧。

我曾写过一篇《富有时代气息与创新精神的〈古音系研究〉》,文中指出:魏建功先生在1935年出版的《古音系研究》一书“所征引、所评论的中外时贤的论著达数十种之多”,“列举成说,而有按断,勇于争论,勇于批评,如对马宗霍、潘尊行、郭沫若、徐中舒、林语堂等的评论,多中肯綮”。“在那风云激荡的时代”,“《古音系研究》堪称是音韵学乃至语言学领域内最富时代气息、最有战斗精神的著作”。越七十年,不意“复闻正始之音”,今朝得王为民的《上古汉语元音音位研究》,颇感欣慰,因为它也是一本富有时代精神的语言学专著,虎虎有生气。

对争论纷纭、异说歧出的学术问题,仅仅正面叙述自己的观点,未尝不可,但是不够。如果在学术争鸣中,胪陈己见,则更能凸显精神,彰显正气,给读者更多的信息特别是思想,将有补于学术。

王为民的《上古汉语元音音位研究——兼论〈切韵〉的元音音位系统》,在讨论上古汉语元音音位的原则问题上叙述了自己的见解,也批评了一些有缺点甚或错误的论点,这种勇于争鸣的做法,值得鼓励。王为民提出,架构上古汉语的韵母系统时应遵从“一部一个主元音原则”,这是李方桂先生和王力先生很早就提出的,其理论基础是“互相押韵的韵段必然包含相同的韵基”。近年来郑张尚芳等人根据西洋学者提出的“假设”,持“一部多个主元音”说,如

此,不但“互相押韵的韵段必然包含相同的韵基”这个基础被掏空,而且也与《诗经》的押韵实际不相符合。郑张尚芳认为,上古的韵部相当于近代的“十三辙”,“十三辙”一辙可以包含多个主元音,上古的韵部也可以包含多个主元音,王为民这部专著对此的辩诘与剖析,甚为有力。

好多年前,我就听说过,有种“空格理论”认为,语言在原始状态时,音节配合表上的每个格子都填得满满当当的,后来语言发展了,就出现了不少空格。这使我想起《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谓小康。”与“大同”、“小康”处于同一等级的词还有“乱世”。上述的这种语言发展观与古代儒家的社会发展观倒有些相似。这种“理论”的弊病也可从另一角度考察,汉语方言的报告迄今为止发表了大约几百种,其中多数有声韵调配合表,请问,有哪个方言将格子填满的?翻翻李荣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四十几个分册,有哪个方言填满格子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涉及汉语十大方言区的多个代表点,这可算作布点合理的抽样调查吧。凭什么说远古汉语的格子都是填满的?怎么证明?看来最后只能拿出奇诡的“理论”:现代汉语方言是古代完美的退化。建议,还是读读《孟子·滕文公上》:“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还有种说法,研究、构拟古汉语的语音,应该以“民族语”为准绳,尤其是公元六、七世纪的藏语为准绳,那时的藏语是什么样子,公元前一千年的古汉语也应该是什么样子。构拟的汉语上古音越像“民族语”越好,这不是“伯祖父”要以“侄孙子”为标准?关于汉藏语的历史比较的“理论”,是步印欧语的比较语言学的后尘,是仿制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将古藏语视作所有汉藏语原始型的人,应该读读裴特生的《十九世纪的欧洲语言学史》,这是本经典性的通论著作。据这本书里的叙述,欧洲学者发现了梵语,拿来跟它进行比较的是也很古老的古希腊语、拉丁语,从而引发了比较语言学的热潮。十八世纪末年、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的语言学家认为“原始印欧语”的诸种特点都存在于梵语,因而对梵语奉若神明。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梵语跟其他印欧系的亲属语言都是“早已不存在”的母语即原始印欧语(或曰“共同印欧语”)的后裔,梵语也离开了原始的语型。也有些“祖先”的特点并没有遗传给梵语,而在另一些语言里却发现了梵语所不具备的很古老的特点。如果确属同一个语系,那

么绝不会有某一语言“垄断”祖语的所有的特点。最近我读了韩愈(768—824)的《送王秀才序》,文章说:“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偏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韩愈描绘了一幅人类文化传授图,一千年后西洋学者的发生学的语言谱系树倒与之类似,原始××语的各种特点不能为分化后的任何“枝杈”所尽具,犹如孔子之道“大”和“博”,“门弟子不能偏观而尽识”,“原远而末益分”。

对一些奇诡的“谈”和“论”,即使其源头在西洋学者的口中或书上,我们也不能盲目稗贩,对任何“理论”,都应该揆之以理和校之以事,是其所应是,非其所应非,这方是研究学术的正道。时下侈言方法论的很多,往往并不识真正的方法、正确的方法。

我认为王为民的《上古汉语元音音位研究——兼论〈切韵〉的元音音位系统》值得嘉许的,还有一点,这一点也很重要。这本《上古汉语元音音位研究——兼论〈切韵〉的元音音位系统》采用了薛凤生教授的关于元音音位的学术观点,薛凤生先生(1931—),著名语言学家,曾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讲座教授,对汉语音韵、语法都很有研究,硕果累累,最著者有《中原音韵音位系统》、《北京音系解析》、《汉语音韵史十讲》。薛凤生教授对中国语言学人感情深挚,王为民得其教诲甚多。《上古汉语元音音位研究——兼论〈切韵〉的元音音位系统》可以说是薛凤生音韵学说的继承和发扬,使其植根于中国语言学的百花园中,我为中国语言学庆幸。但是王为民对薛凤生学说不是亦步亦趋,“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西洋大哲亚里士多德的这句名言在王为民身上应验了。他宗奉薛说,但有修正,有争辩。例如将《切韵》支 e 脂 o 之 i 的拟音改为支 e 脂 i 之 o 等。我以为,这一点值得肯定,因为当今有些人对师说一味盲从,连老师的一些错误都曲为之说、辩。谁的学风可取?

最后,建议为民不因这本书的出版而踌躇满志,《书》曰:“满招损,谦受益。”保持和发扬勤奋的精神,那天会继续酬勤的。

2011年11月3日于钱江之滨

附语：今日凌晨1时36分，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与神州八号飞船成功实现首次交会对接，标志着中国成了航天科学技术的第三大国！今天是值得历史铭记的日子！

上海《文汇报》头版通栏标题是《天宫神八“拥吻”舞向空间站时代》，较之他报的标题，出色多矣。上海人聪慧，浪漫。

不禁有感：中国语言学何时能像中国航天科技那样，进入世界前列？几十年来，形式语法，功能语法，配价语法，又来了构式语法，“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吕叔湘先生语）。何时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语法学说而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目 录

《山西大学建校 110 周年学术文库》序言	001
天道酬勤——序王为民《上古汉语元音音位研究 ——兼论〈切韵〉的元音音位系统》	001

第一章 绪 论

1.1 选题依据	001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004
1.3 研究材料和方法	009

第二章 《切韵》的元音音位系统

2.1《切韵》音系的性质及其在语音史中的地位	012
2.1.1《切韵》音系的性质	012
2.1.1.1 前人的研究	012
2.1.1.2 本文观点	013
2.2 分析《切韵》音系的基本原则	015
2.3《切韵》的元音音位系统	015
2.3.1 已有的研究	015
2.3.2 薛凤生对《切韵》元音音位系统的假设	018



2.3.3“重纽”、“重韵”与《切韵》音系的关系	020
2.3.4《切韵》的元音音位系统	021
2.3.4.1 止蟹两摄元音音位的分布	021
2.3.4.1.1 支、脂、之三韵元音音位的讨论	021
2.3.4.1.2 止蟹两摄的重纽	022
2.3.4.2 臻山两摄元音音位的分布	023
2.3.4.3 深咸两摄元音音位的分布	032
2.3.4.4 通江宕梗曾五摄元音音位的分布	036
2.3.4.4.1 梗曾宕摄诸韵的元音音位的分布	037
2.3.4.4.2 通江两摄的元音音位分布	041
2.3.4.5 流效两摄元音音位的分布	043
2.3.4.5.1 流摄元音音位	043
2.3.4.5.2 效摄元音音位	046
2.3.4.6 遇果假三摄元音音位的分布	048
2.4 小结	050
2.4.1《切韵》元音音位的位移	051
2.4.2《切韵》韵母表	051

第三章 讨论上古汉语元音音位系统的原则

3.1 音位原则	054
3.1.1 研究上古韵母系统应遵从音位原则	054
3.1.2 探讨上古汉语元音音位系统的方法和步骤	058
3.1.3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确定元音音位的方法商榷	060
3.2 一部一个主元音原则	070
3.2.1 折衷派一部多个主元音的立论基础	072
3.2.1.1 白一平一部多个主元音的立论基础	072
3.2.1.2 郑张尚芳一部多个主元音的立论基础	076
3.2.2 白一平统计法存在的问题	088

3.2.2.1 二项式分布假设检验统计法简介	088
3.2.2.2 白一平依据统计法确定《诗经》韵字是否押韵中存在的问题	090
3.2.3 白一平与郑张尚芳离析韵部之比较	108
3.2.3.1 离析结果的比较	108
3.2.3.2 离析原因的比较	111
3.2.3.3 对《诗经》韵例解释的比较	119
3.2.3.4 对《诗经》重言词的拟音的比较	123
3.3 小结	132

第四章 《诗经》的元音音位系统

4.1《诗经》的韵部	135
4.2《诗经》的韵尾	138
4.3《诗经》收 j 诸部的元音——一个实验性的元音音位系统	140
4.3.1 之支脂微歌五部收 j 的根据	140
4.3.1.1 之支脂微歌与《切韵》止蟹两摄的对应关系	140
4.3.1.2 来自汉藏同源词的旁证	141
4.3.1.3 现代学者的研究启示	141
4.3.2 收 j 诸部的元音	144
4.4 其他各部的元音	152
4.4.1 与之、支、脂、微、歌相应各部的元音及相关问题	152
4.4.2 鱼部及相应各部的元音	156
4.4.3 幽、宵、侯三部及相应各部的元音	156
4.4.4 收唇各部的元音	163
4.5 小结	168

第五章 结 论

5.1《切韵》音系的元音音位系统	170
5.2《诗经》音系的元音音位系统	170
参考文献	172
附录	183
附录 1: 诸家《切韵》韵类拟音表	183
附录 2: 诸家上古韵部拟音比较表	194
后记	234

第一章 绪 论

1.1 选题依据

二十世纪初,古音学三次学术辩论^①使中国的古音学研究迎来了理论和方法的革新,特别是高本汉将“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引入到古音研究以来,中国的古音学研究以崭新的姿态走进了“现代音韵学”阶段。古音学第一次学术辩论是与“歌、戈、鱼、虞、模”的主元音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接下来的两次辩论也无不与元音问题密切相关。近年来,汉藏语系的研究成为国际汉学界关注的热点,国内学者也纷纷从汉藏比较的角度进行上古音的探讨。对学术研究而言,这本来是极为正常的,但是随着研究和讨论的展开,古音学界出现了否定“传统”的现象。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构拟的上古音越像民族语越好。这种倾向在主元音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学者认为民族语一般有几个元音,上古汉语也应该有几个元音;古藏语的主元音可以和所有的韵尾结合,即在音节结构中没有限制,上古汉语的主元音在音节结构中也沒有限制。这种新的说法是否符合语言学研究的一般法则,值得讨论和澄清。

就文献资料来说,根据日本学者西田龙雄(1987/2002)的研究,“藏文大体是在6—7世纪之间,参照北印度一种通用的文字,于7世纪初在西藏创制而成的”。^②上古汉语一般来说是以反映公元前11世纪(西周)到公元前5世

①周斌武(1987:138-151)《汉语音韵学史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②西田龙雄(2002:212)《藏语的变迁和文字》,王尧、王启龙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纪(春秋时期)的《诗经》所代表的语言为基础的,就其下限来说,至迟也不会晚于东汉,即公元3世纪。汉藏语系的理论能否成立,汉藏语之间是否可以进行历史比较,还有待深入研究。

施向东(2000)^①、郑张尚芳(2003)^②、徐世梁(2006)^③都认为古藏文创制于7世纪,相当于唐代,然仍在理论上可以与上古汉语进行比较。我们认为这种单纯的比较走了早期历史比较所走的盲目的路。正如索绪尔所说:“毫无疑问,比较是一切历史重建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单靠比较不能作出结论。而且比较语言学家越是像博物学家考虑两种植物的成长那样去考虑两种语言的发展,就越得不出结论。例如施来赫尔常要我们从印欧语出发,看来像是个历史学家,可是他毫不犹豫地,希腊语的e和o是元音系统的两‘级’(Stufen),因为梵语有一个元音交替系统使人想起这个‘级’的观念。施来赫尔于是假定,正如相同种的植物要独立地经历过相同的发展阶段一样,每种语言都应该各自平行地经历过这两个‘级’。在他看来,希腊语的o是e的增长;同样,梵语的ā也就是ä的增长。实际上那是印欧语的一种交替在希腊语和梵语里的不同反映,它在这两种语言中所产生的语法上的效果不一定是相等的。”^④

索绪尔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他对施来赫尔的批评,正切合目前汉藏语之间的单纯的比较。我们虽不能说这种比较毫无意义,但起码可以说,汉语和藏语演变的平行性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不能据此进行推论。也正如索绪尔所讲:“使比较研究获得恰如其分的地位的真正语言学,产生于罗曼族语言和日耳曼族语言的研究……因为罗曼语语言学家具备印欧语语言学家所没有的特别有利的条件:他们认识罗曼族语言的原始型——拉丁语;其次,文献的丰富使他们有可能详细地探究语言的发展。这两种情况限制了拟测的范围,使整个探究具有特别具体的面貌。日耳曼语语言学家的情况也是这样”,^⑤历

①施向东(2000:4)《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②郑张尚芳(2003:7)《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③徐世梁(2006:1)《从音变过程看上古汉语与藏语的元音对应》,第五届先秦两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辅仁大学。

④索绪尔(2003:22)《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

⑤索绪尔(2003:23-24)《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

史比较法必须和文献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恰如其分的地位。鲁国尧先生(2003)^①倡导“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结合来研究语言史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

另外,古藏语不是上古汉语的原始型,构拟的上古汉语和古藏语越接近越好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正如孙玉文(2005)所讲:“汉语上古音系的构拟不能要求和汉藏诸语言的后代语言实际音系或已构拟出的未定时代的音系相接近,不能要求和汉藏诸语言同源词的后代或已构拟出未定时代的读音形式相同或相近,要求和亲属语言的后代实际音系或已构拟出未定时代的音系相接近,要求和汉藏诸语言同源词的后代或已构拟出的未定时代的读音形式相同或相近,这在语言学上找不到根据,违背了科学的历史观和系统观。如果先主观要求它们接近,套用汉藏诸语言的语音系统去构拟与之相近或相同的汉语的上古音,那么这种上古音系统是不可信的。”^②

再者,主元音问题在近百年的古音学研究中一直是大家争论的焦点,其中有原则和理念的纷争,也有本体方面的论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争论在今天新的学术背景下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讨论上古汉语的主元音问题对当前的上古音研究来说是势在必行的。

我们认为多数学者所构拟的上古汉语的元音音位还仅停留在“宽式音标”的层面之上,这与严格的音位分析是不符的。严格确认“音位”的目的,是诠释一个语言的特定的“音系”(所谓“音系”,就是一个语言的音位系统),即说那种话的人群所共有的“语感”,所以严格的音系只能是“唯一的”。这种来自雅柯布森的音位学理论,与国内通行的以赵元任先生《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为代表的音位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国外学者当然也有持此观点者)。后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做出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音素”合并,求得“音位”(我们称为“宽式音标”)。严格地说,这种“多能”的“宽式音标”系统与说话人的单一“语感”所代表的“音系”,是两回事。它有一定的功用,但不是我们所说

①鲁国尧师(2003)《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议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古汉语研究》第1期。

②孙玉文(2005:143)《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